

幸福之路

——评爱丽丝·门罗作品的多重哲学意蕴

宋 涛¹, 朱丽田²

(1. 东南大学 成贤学院, 南京 210037; 2.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37)

摘 要: 爱丽丝·门罗的作品涉及了很多人类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幸福是其中之一。爱丽丝·门罗的幸福并非等同于欲望满足后的快乐,也并非爱情婚姻等外在事物给人带来的满足感,而是人物经过人生磨难后,对生命和生活产生了新的认知,重新获得的心灵宁静和满足。文章分析了门罗作品中的宗教哲学、东方哲学和顿悟的智慧,以期探询这些哲学对门罗作品人物在经历大悲痛之后重获安宁幸福的巨大意义。

关键词: 爱丽丝·门罗; 幸福; 宗教哲学; 东方哲学; 顿悟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6)02-0059-05

引言

爱丽丝·门罗是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其精湛的短篇小说艺术享誉全球。她的小说虽然篇幅短小,却是“真实地抓住人类普遍问题的小说”^{[1]264},因而有着可以与优秀长篇小说媲美的内涵与尊严,她的小说始终“关注一个面临着精神世界的人物”^{[1]264}。“幸福”这个字眼,在门罗作品中有着相当高的出现频率,《弗吉尼亚文学季刊》2010年10月22日刊登的对门罗的专访也称“幸福”是门罗文集中常出现的主题。可见幸福是门罗抓住的人类发展面临的普遍主题之一。她笔下人物也因为追求幸福而显示出其精神的高度。

究竟什么是幸福?在西方,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快乐即幸福”。古希腊的伦理学体系中,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倡导的幸福论其实就是一种快乐主义,这种快乐以“个人实际生活中的物质保障和环境安全为前提”^[2]。在《幸福论》中,费尔巴哈认为:“幸福是人们需要、欲望满足后体验到的快乐。”^[2]但纵观门罗的作品,几乎所有人物都与上述的幸福定义相去甚远,她们经历谎言、背叛、骗局,甚至谋杀等种种人生不幸,几乎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范围。按照传统观念,门罗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不幸福的。

那么,门罗如何定义幸福?门罗在接受布克文学奖的感言中说:自己感兴趣的“并非是一个快乐的结局,而是意义……共鸣,海面上闪烁的微光散发出的奇怪的美丽”^[3]。由此可见,门罗在意的并非世俗的大团圆式的流于表面的快乐,她更偏重于精神上对人生意义的观照,对黑暗生活中散发的希望之光的体悟。门罗的幸福观更接近李泽厚所说的“妙悟”,即“对人生、生活、机遇的偶然性的深沉点发,就在这偶然性的点发中,去发现、领悟、寻觅、去感叹人生的究竟和存在的意义”^[4],也即“对人生之大喜大悲的深切体验后的彻悟,是激烈情感冲突后的宁静!是一种终极的幸福”^[5]!

门罗从未卷入任何文学运动或潮流中,“从一开始,她就有自己的人生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自己经历过的人生。她的目的是要在小说中表达人生。”^{[1]6}门罗自己经历过贫困、离婚、失女、罹患癌症等生活磨难,却依然收获了安宁灿烂的人生,她的作品描述了触目惊心的种种苦难,其笔下人物却在这些磨难中坚强成长,展现了宝贵的人生智慧,走出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幸福之路。这些幸福之路体现出了多重哲学意蕴。

一、宗教哲学

“宗教与哲学同属精神性的文化,试图解决的

收稿日期: 2015-09-15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2015SJD017)

作者简介: 宋 涛(1975—),女,安徽六安人,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副教授,硕士;

朱丽田(1971—),女,广东五华人,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都是人们最为关注中的根本性的问题:如生与死,福与祸,善与恶等等。”^[6]实际上宗教和哲学都是人们对世界观的表述,宗教里有哲学,哲学里也有宗教。关于宗教,门罗的女儿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家不去教堂,父母亲反对教堂信条和有关原罪的一切说法。”^[7]也就是说,门罗实际上是回避有组织的宗教的,但“门罗声称:对宗教/灵性有深厚的兴趣,而且重要的是她始终如一并且卓有成效地探讨了宗教、灵性核心的神秘。”^[7]这种核心的神秘其实是宗教的哲学部分,即能抚慰人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门罗并没有在其作品中描述一个万能的神祇,但她肯定了宗教哲学给予人的力量。《信仰之年》就描述了小女孩黛尔对基督教的将信将疑,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祈祷并不能让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却有力量和恩典让人去承受所发生的一切。”^[8]⁶²这种力量和恩典在《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中显现无疑。信奉苏格兰卡梅伦教派的弗洛拉与妹妹艾利相依为命,共同经营着农场。她已经与帮手罗伯特订婚,且已定下了婚期,但父亲的逝去要让他们婚期延迟到第2年的秋季,但那一年的冬季,一场婚礼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罗伯特娶了弗洛拉的妹妹艾利,因为艾利已经怀上了罗伯特的孩子。但弗洛拉的人生波折远远不止于此。艾利嫁给罗伯特后一直受着流产、病痛的折磨,为了照顾艾利,弗洛拉请了护士奥黛丽。艾利不堪病痛的折磨,最终死去,正在人们议论“也许现在她可以得到她第1次就可以得到的婚姻的时候”^[9]¹⁶,罗伯特又与奥黛丽结婚了,并继承了原本属于弗洛拉家族的房产,从此,奥黛丽护士永久居住在了弗洛拉家,他们举行新婚宴会羞辱弗洛拉,并改变了弗洛拉家作为卡梅伦派教徒祖祖辈辈朴素的生活方式,油漆了房子,用上了电器,“弗洛拉第2次惨败。”^[9]¹⁷

在西方的文化潜意识中,女性的幸福是与婚姻息息相关的,正如反映在民间童话中“他们结婚了,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因此,对于女性来说,“找到真爱(婚姻是其标志,而幸福则是其必然的回报)是女性追求的主要目标。”^[10]爱情和婚姻是女性获得幸福的途径。以传统的女性幸福观看待弗洛拉,弗洛拉无疑是一个极其不幸的与幸福无缘的女人。然而,在第1次被抛弃后,弗洛拉并未因为妹妹的背叛而心存芥蒂,她悉心照料着妹妹,对她的咒骂和挑剔并不介意,在她难以入眠的时候为她读苏格兰故事以及有关她们信仰的书,让艾利安静下来,安然入眠。以至于“每个人都说弗洛拉表现的像个圣

人”^[9]¹⁸。而且,她“依然特别挺秀优雅,她看起来像个女王一样”^[9]¹⁸。她第2次被婚姻抛弃后,在人们的同情和愤怒中,她却表示说“她很幸福很满足,正如她一直以来那样,她不管别人的做法和想法,因为那不关她的事”^[9]¹⁹。她接受了2次欺骗、背叛,然后宽恕并且避开,“没有一丝抱怨,仍然快乐地劳作。”^[9]¹⁹

在此,弗洛拉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幸福观,如前所说,传统的女性幸福观与爱情、婚姻息息相关,而弗洛拉却更加关注自身,认为自己的幸福无关他人,那弗洛拉何以如此?作者给予的背景是弗洛拉信仰苏格兰卡梅伦教派,门罗在文章的末尾介绍了这个教派,他们是“摒弃了祈祷书、主教、财产及国王的干涉,自己与上帝联结的17世纪的苏格兰人”^[9]²⁶,这种更个人化的宗教信仰观念也影响了弗洛拉,使她更关注自身,而不再依附别人或者婚姻获取幸福。卡梅伦教派又被称为长老会改革派,这个教派的哲学是“所有的故事都与克服贫困和艰难有关”^[11]。弗洛拉虽然经受了2次看似致命的打击,却接受了卡梅伦教派的世界观:“上帝的选民以忍耐和谦恭为遮掩,以这样的信念为指引,那就是事实不可逆转。”^[9]²⁰卡梅伦教派的宗教哲学赋予弗洛拉的内心以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她在不幸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坚韧,满足于独自一个人的幸福,使其看似荒芜的生命,依然散发着愉悦的光彩。

二、东方哲学

关于东西方哲学,“叔本华认为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都是实在论的,是从客体出发的。”^[12]而“东方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植根于‘我’之中,此‘我’等同于自在、大梵、寂灭”^[12],即“天人合一”。东方哲学因为是从主体出发,特别关注人的受苦和解脱。因而,东方哲学对于心灵的救赎别具意义。

门罗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因为偶然机会接受了东方哲学的熏陶,从而在黑暗中另辟蹊径,获得了心灵上的幸福。其短篇三部曲《机缘》《匆匆》《别离》就体现了门罗人物的这一幸福之路。主人公朱丽叶本是攻读希腊古典文学的博士生,偶然的机遇遇见了渔夫埃里克,放弃学业,不顾埃里克尚有植物人妻子的事实,与埃里克同居,因为埃里克另有情人,同居生活并不幸福,此后埃里克在海难中死去,场面极其惨烈,给朱丽叶留下深刻的伤痕。但人生的不幸并未就此打住。原本与她亲密无间的女儿不告而别,开始尚有明信片给她,后来便人间蒸发般杳无音

信。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朱丽叶得知,其实女儿过着富足的生活,也知道她的情况,就是不想和她见面,而一切都没有任何理由任何解释。这个三部曲再现了门罗作品中一直出现的主题,不幸的婚姻、饱受折磨的母亲、而人物终于在黑暗的生活里,找到了安祥与宁静。在经历种种精神打击和生活上的困顿后,朱丽叶又重新回到古典文学中寻找慰藉,其中《埃塞俄比亚传奇》中提到的裸体隐士给了朱丽叶另一种生活思路。这些被称为印度哲学家的裸体隐士实际上是印度耆那教徒,耆那教“特别重视痛苦的本性和解除痛苦”^[13]²⁸,讲究生命无所牵绊,尊重生命本身。这种东方世界观、生命观让朱丽叶将注意力从外界转移到自己的生命,她缩减物质需要,减少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对于女儿“再也不那么耗费心神了。她像更谙世故的人在等待非分之想,自然康复或是此等好事时那样,仅仅是怀着希望而已”^[14]¹⁶⁹。朱丽叶偶然接受的东方哲学给了她心灵安宁的智慧,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让她远离失去之痛,勇敢地生活下去。正如爱丽丝·门罗在2005年2月15日BBC的采访中谈及朱丽叶时所说的:“我并不觉得我给予了朱丽叶什么艰难的时光,她继续生活着,她成功了。”^[15]

在门罗的作品中,更多的人物并无特定宗教信仰,门罗也未说明他们的智慧从何而来,却也在苦难中表现出了类似印度、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从而获取了心灵安宁的境界。佛教的世界观是东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但重视人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它教导人们如何获得幸福”^[16],因而对深陷苦难的人们特别具有指导意义。“佛教的幸福观,可以归纳为四个字——苦乐圆融。”^[16]佛教认为:人生就是由各种苦组成,这便是苦谛。苦谛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它实际上表达了佛教对幸福本质的洞察,即人们如果认为幸福就是不断地寻求快乐,那么其结果一定是痛苦的,是不幸福的。“真正的幸福是离苦得乐,即一个人如果真正理解并接纳了苦,才能得到幸福。”^[16]门罗以其对生命和生活的深刻理解赋予其笔下女性以近似佛教哲学的大智慧,她们在苦难中接纳了苦,以一种柔韧的态度达到了“苦乐圆融”的境地,从而在其似乎枯萎的生命中绽放了美和满足,并收获了心灵安定的幸福。《匆匆》中的艾琳即是如此,艾琳的父亲抛弃了家庭,姐姐患病死去,她21岁生日那天,丈夫在养鸡场偷鸡,被主人击毙,孩子还有病,需要手术,厄运一件接着一件,似乎没有休止。但在艾琳看来:“仿佛厄运也

是件能一点点积累而成的东西似的,就跟手镯上那些护身的小饰物一样。”^[14]¹⁰¹艾琳的态度是真正苦乐圆融的态度,消解了苦与乐的分别,在她眼里,厄运也可以像饰物般美丽,苦即是乐,表现出类似佛家“消除对苦乐差别的执著,视苦乐为平等一如,才视为真乐”^[16]的大智慧,从而保持内心的安宁。

在接受《纽约客》采访的时候,采访者说门罗“写了如此多被婚姻和母亲身份困扰的母亲,她们于是去寻找更多的生命意义”^[17],这种意义应该就是婚姻家庭以外的个人内心的幸福安宁,但门罗笔下追寻幸福的不仅仅限于女性,她笔下的男性也是如此。

著名作家陈丹燕说:“门罗她的作品带你直接凝视人生的黑洞、人性的黑暗,但又非常冷静。她的小说有时黑暗到令人沮丧,但并不会让人悲观,也完全不包含批判。我觉得只有女作家才能强大如斯,像造物主或者大地之母一样,默默地注视和接纳一切,看见了,原谅了,满怀悲悯。”^[18]大地之母,实际上是荣格的好友兼弟子埃·诺依曼提出的原型。所谓原型,“是一种表明集体无意识的普遍存在形式……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复活这种形式,并显现出意义。”^[19]⁶。大地之母原型表现出了很多阴性特质,比如说:接纳、原谅、悲悯。但阴性特质未必仅仅限于女性。“阿尼玛”是荣格性格哲学中的原型之一。阿尼玛即是男性身上伏居的女性形象,即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面,也即男性表现出来的女性特质,如顺从、接纳、包容,荣格又称之为“阴”性的一面。“荣格认为阿尼玛原型是人们在无意识中所继承的女性特质……阿尼玛即是与男性特质‘阳’相对的‘阴’。”^[20]而“阴”“阳”的概念则出自老子《道德经》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中“阴”和“静”“柔”“弱”“雌”“母”“水”等表示阴柔的词比比皆是,体现了女性柔顺的本质,也即阴性特质。荣格自己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并与汉学家卫礼贤合著了阐述道教经典的《金花的秘密》,因而其对“阴”的涵义也非常明确,他所说的阿尼玛,即阴性特质也包含了老子所说的水的特性:无为不争,顺势而为,柔弱胜刚强。

门罗作品表现出了较强的“阿尼玛”特质,即在她笔下,具有阴性特质的男性有很多,这些阴性特质在特定的情境中复活,表现为对艰难时世的接纳、顺从、包容。《机缘》中的埃里特即是其中的一个。埃里特的妻子因为车祸成为了植物人,他已经照顾了她8年,对生命中的不幸,埃里特表现出了顺从不争

的阴性特质,他非常冷静地向朱丽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并未觉得这是一场悲剧,“那是他自己必须去习惯的一件事,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事情无非就是这样。”^{[14] 72}埃里特顺势而为的态度,让他在面临生活的磨难时,并未觉得生命有多艰难,因而内心宁静,波澜不惊。

《砂砾坑》中的尼尔更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阿尼玛人格的男性。“他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就是无论发生什么都欣然接受。一切都是礼物。我们给予,我们接受。”^{[21] 51}当文中“我”的妹妹溺水而亡的时候,面对周围人的悲痛,尼尔道:“接受一切,然后悲剧就消失了。或者至少,悲剧变得不那么沉重了,而你在那里,在这个世界无拘无束地前进。”^{[21] 58}埃里特和尼尔这种接受痛苦,无为不争的态度体现了一种女性般的顺从和接纳,不抱怨,不抗争,这种智慧,使得他们在生活给予的痛苦中,依然保持心灵的安然与满足。

东方哲学的影响充斥在门罗作品的字里行间,虽然有些很明确,有些较模糊,但总体上表现出苦乐圆融、不争无为的倾向。朱丽叶、埃里特、尼尔和艾琳都在经历过生命的大悲哀、大痛苦后,认识到生活之流不可逆转的事实,从而接纳、包容、消解了痛苦,达到了心灵安定并满足的状态,踏上了幸福之路。

三、顿悟的智慧

爱丽丝·门罗的作品“以平淡的叙事谈论了人性的复杂,描写了顿悟瞬间、开悟以及精妙的启示”^{[1] 1}。在她笔下,很多人物,直接从疏离、痛苦和绝望中进入了幸福的层面,表现出一种顿悟的幸福。“这种顿悟显然超越了单一事件的维度,而进入了深邃悠远的哲学层面。”^[22]

顿悟本是一个宗教词汇,在基督教中指的是上帝在尘世第1次现身,说明基督是上帝之子,在中国,是指禅宗哲学中对佛理的突然理解,而不需要再三思索。顿悟从最初的宗教术语渐渐扩大到哲学领域,指一种未经过分析归纳的、直觉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既是一种人生哲学,同时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作为后一方面,它所强调的是对事物的领悟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精神境界。”^[23]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将这个哲学术语用在尘世经验里,表示在感受到一个普通事物时,突然有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并得到启示。用乔伊斯自己的话来说:“斯蒂芬认为顿悟就是突然的一种精神体现……它的灵魂,它的本然,从它表面

的外衣跳到我们眼前来。最普通事物的灵魂,对我们来说却光芒四射!”^[24]在《女孩与女人们的生活》中,爱丽丝·门罗有类似的表达:“每一束照在树皮或墙上的光、每一丝气味、每一个坑洞、每一次疼痛、每一条裂缝、每一点错觉——它们静静地聚在一起,光芒四射,直至永恒。”^{[8] 126}乔伊斯说的“精神体现”“灵魂”“本然”和门罗说的“永恒”都具有哲学意义,指的是类似一种无形无相却又无所不包的“本体”“大全”,因而在最普通的事物中,甚至在痛苦的经历中,体现了人生的难以言传却美妙无比的至高境界,充满着哲学意蕴。

在爱丽丝·门罗笔下,人物因为这样的顿悟而化腐朽为神奇,在不幸中直接达到幸福境界的现象有很多,体现了顿悟的特点:“认识产生的突发性和思维过程的跳跃性”以及“认识过程的非逻辑性”^[25]。在《机缘》中,朱丽叶在仰望星空谈论希腊神话时道:“在要紧人物遇上麻烦的时候,他们总是变成星星!”^{[14] 75}从麻烦到星星,这是顿悟后的质的飞跃,是一种全新精神的新境界。这种新的精神境界在门罗笔下不断出现,《一点疗伤药》中,“我”因为失恋,“当自己的灵魂已经死了。”^{[26] 53}因而决定“灌醉自己”^{[26] 53}。她为贝里曼家看孩子,于是请了三五好友在贝里曼家喝得酩酊大醉。贝里曼夫妇发现“我喝醉了,摇摇晃晃,除了衬裙什么也没穿,和三个男孩子待在一个房间里”^{[26] 57}，“几天之内,整个镇子,还有学校,都知道了我为马丁柯林伍德打算自杀。”^{[26] 57}这件事情带给“我”极大的羞辱,“成了我第一段非凡的堕落历史,给我打上了一种特殊的倒霉烙印。”^{[26] 57}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痛苦的时刻里,“感觉仿佛是,我匆匆的一瞥,看见了荒谬的羞耻,不可思议地一片片剥落。”^{[26] 57}同时,一个积极的结果出现了——“我”的失恋之痛得以疗愈。顿悟在此不可预知地发生,让人物突然间从痛苦和羞辱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了心灵的安定。《砾石坑》里的尼尔,在对待“我”妹妹溺水而亡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分析和思考,直接跳到幸福的层面,他说:“重要的是幸福。”^{[21] 58}“不管怎样,试试看。你可以的,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这个与环境没关系!”^{[21] 58}对他而言,他解除了所有问题,包括环境和死亡的困扰,达到幡然醒悟——即活着就是要幸福的新境界。门罗赋予其人物顿悟的智慧,使其在苦难重重的生活中,不假思索直接通达幸福的彼岸。

四、结束语

在门罗笔下,人物经历了各种人生苦难,直面了

各种人性黑暗,“但门罗表达的是应对生活的智慧,不是一味痛苦,只是她选择静默地思考对策。”^[27]门罗的卓越在于其真实地表达人生的同时,赋予人物新的精神维度,用丰富的哲学意蕴装点人物的苦难人生,表现出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最终这些人物摆脱外在苦难的桎梏,在丰富的人生体验过后,通过

宗教、哲学及顿悟的智慧,大彻大悟,达到了“心灵安定这个幸福最高境界”^[28]。正如她的最后一本书的书名《亲爱的生活》,生活虽然充满了艰苦,但依然带着“亲爱的”意蕴,表现出了一种黑暗中的温暖以及从艰苦的此岸,到达幸福彼岸的喜悦。

参考文献:

- [1] 刘文. 神秘、寓言与顿悟: 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 [2] 王鲁宁. 西方幸福论若干经典命题之分析[J]. 哲学分析, 2011 (4): 66-78.
- [3] LORNA B. Finding beauty in the lurid[EB/OL]. (2009-08-15)[2015-09-01].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bookreviews/6030158/Alice-Munro.html>.
- [4] 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302.
- [5] 曾红, 郭斯萍. “乐”——中国人的幸福观与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J]. 心理学报, 2012 (7): 944-986.
- [6] 吕大吉, 魏琪. 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J]. 世界宗教研究, 2005 (5): 5-17.
- [7] FISHER D. The ordinary and the epiphanic / death and eros: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questing in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 [D]. Edmont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4.
- [8] MUNRO A.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M]. Toronto: Penguin Group, 2008.
- [9] MUNRO A. Friend of my youth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 [10] CAFFREY M. Jane Austen's women: seeking equality through relationships and gaining individual and social empowerment [D]. Kutztown: Kutztown University. 1997.
- [11] CLARA T. Canadian social mythologies in Sara Jeannette Duncan's *The Imperialist* [J].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1997, 12(2): 38-49.
- [12] 杨玉昌. 西方近代哲学与东方哲学的接近与融会[J]. 广东社会科学, 2002 (5): 44-49.
- [13] 罗伯特·所罗门, 凯瑟琳·希金斯. 最简洁的哲学: 智慧的历史[M]. 杨艳萍,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9: 13.
- [14] MUNRO A. Run a way [M]. New York: Vintage, 2004: 169.
- [15] BBC Radio 4- Open Book. Listen again to Alice Munro, 2013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s interviewed on Open Book 16 Jan 2005 [EB/OL]. (2013-10-11)[2015-08-08].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p01jmkfq>.
- [16] 赵艳蓉, 彭彦琴. 佛教幸福观的心理学解读——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J]. 心理学探新, 2014(5): 392-397.
- [17] TREISMAN D. On “Dear Life”: an interview with Alice Munro [EB/OL]. (2012-11-20)[2015-08-08]. <http://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on-dear-life-an-interview-with-alice-Munro>.
- [18] 男人在她笔下多是陪衬[N]. 中国妇女报, 2013-10-28 (A03).
- [19] 向倩. 荣格“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理论——基于性别批评视角的研究[D].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 2012.
- [20] GEDDES M G. The archetypal femme fatale: variations of the anima in American film noir [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 2003.
- [21] MUNRO A. Dear life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 [22] 周怡. 自我的呈现与超越: 评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脸》[J]. 外国文学, 2011 (1): 3-10.
- [23] 张胜冰. 顿悟与直觉: 中西艺术思维方式的文化哲学分析[J]. 思想战线, 1989 (6): 28-34.
- [24] JAMES J. Stephan hero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3: 213.
- [25] 赖永海. 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J]. 学术月刊, 2007(9): 33-36.
- [26] MUNRO A.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8.
- [27] 夏丽柠. 独立女性的静默欢歌[J]. 中国西部, 2013(32): 162-165.
- [28] 吴冬梅, 庞雅莉. 中西方幸福观讨论[J]. 社会科学家, 2012(6): 153-157.

- [13] 聂晶. 管理心理学[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185-188.
- [14] 苏勇, 何智美. 组织行为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84-88.
- [15] 郑启明, 薛天祥. 高等教育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281-283.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Countermeasur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Sabbatical Leave

FAN Ming, YANG Xiao-na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The sabbatical leave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teachers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independentl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abbatical leav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ation, and explores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abbatical leave construction and execution through investigating and interviewing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s from universit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 Need Theory of McClellan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rame content and motivators of the sabbatical leav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correspondingly.

Key words: sabbatical leave; achievement need; motivation mechanism; teachers' management

(责任编辑 李世红)

(上接第 63 页)

The Way to Happiness: On the Multipl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Alice Munro's Works

SONG Tao¹, ZHU Li-tian²

(1. Southeast University Chengxian College, Nanjing 210037,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universal appeals portrayed by Alice Munro is happiness. The happiness in Munro's works is not people's pleasure after their desire is fulfilled, nor the satisfaction brought by the exterior things such as love or marriage, but the inner peac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protagonists after experiencing hardships and reshaping their views on life. This essay analyzes religious philosophy, eastern philosophy and epiphany in Munro's works so as to explore their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eople's recapture of inner peace and happiness after so much agony.

Key words: Alice Munro; happiness; religious philosophy; eastern philosophy; epiphany

(责任编辑 李世红)